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使學副使兩京吏部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五 起戊子至庚寅凡三年

理宗三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皇太后冊寶于

慈明殿楊谷揚石並升少師 以袁詔叅知政事胡

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詔獨以夢昱無罪不署文書

時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

拜詔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

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不整崔福皆可用適福

至詔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

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

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

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

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

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

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很難制陳和尚御之有

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

金陳和尚

御忠孝軍

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已

酉流星晝隕 秋七月戊戌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

戊申熒惑犯壁壘陣星丁巳熒惑填星合于危甲子

熒惑犯填星 十一月癸酉熒惑入羽林庚辰雷

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葛洪

叅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端明殿學士

兼僉書樞密院事 是歲以明年將開科取士言官

言舉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弊有二一則考官

受賂或授暗記或與全篇一家分傳謄寫一則老儒

賣文場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考官不暇參稽於是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二

命禮部戒飭前申號三日監試會聚考官將合取卷

參驗互考稍涉雷同即與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覺察

則考官監試一例黜退

二年 金正六年蒙古太宗 奇屋温窩關台元年 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

張衍上檢驗推鞠四事詔刑獄人命所關其令有司

究行之 召奉國僉判蔣重珍入對首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

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

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

民懼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

有不可勝窮之憂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彌遠尚視

為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郎李宗勉累疏及之又上

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

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聞哉不

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

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

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

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

道鑑卷二百五

宋紀

理宗三

三

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

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蹶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

至揀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 二月庚戌詔歲舉

廉吏或犯姦賊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三月辛卯詔郡縣繫囚多瘦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

姓名以聞黜罷之 夏四月庚申詔郡縣官闕毋令

藝術人豪民罷吏借補權攝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

歲旱民歉制司監司其亟賑恤仍察郡縣奉令勤惰

以聞辛巳詔戶絕者許立嗣毋妄籍沒 秋八月蒙

古主第三子窩閣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

印人署印
官古之所
慎擇也

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
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
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
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
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
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
禁絕之 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究例也 冬
十月壬戌詔台州水災除民田租及茶鹽酒酤諸雜
稅郡縣抑勒者監司察之 蒙古兵圍金慶陽 十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四

一月己丑熒惑入氐 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
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主以史天澤
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
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三年 金正大七年 蒙古太宗二年 春正月壬辰知棗陽軍史嵩之

劾置屯田以勞賞官兩轉 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
移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二月丙申日有背氣

庚戌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皆方
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

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

蒙古陳時
可趙昉劉

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
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
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
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
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府哉太祖曰
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十
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
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
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

臣漸進用矣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夜竊入皇城燒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五

毀甲仗衛士捕得之詔磔于市 乙酉太白歲星合
于畢 三月丁酉雨土 夏四月漳州連城盜起

五月甲寅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
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卽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天
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
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
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

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募
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
南匠大治舫艦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

城蒙古弄
朝廷又弄
蒙古亦
精賦

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州自蘇州洋入平
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
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
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
顧之憂遺餉不絕全日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閬山陽
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
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
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
曰通泰鹽塲在焉莫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
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理宗三

六

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
苟安不之詰及全糶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

放變

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

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

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

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

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

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

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

命通判趙璩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蔡沉卒沉字仲默元定子也師事朱熹熹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有所得未及著論沉受父師之託潛玩數年遂成書傳其於洪範之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象之所以成二四而八卦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七

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沉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沉隱居九峯當世名公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

也卒年六十四學者稱為九峯先生 秋七月丁酉

汀州寧化縣曾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漳寇有功又全活鄉民數萬人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眾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合兵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衡州 冬十月己巳熒惑填星合于室 以趙善湘為江淮制

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為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二

八

趙璫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

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

贍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

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賊淮民之語聞者

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

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任告諸執政又不以

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

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

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窩闊

台帥眾入陝西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

省移刺蒲阿紇石烈牙吾魯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旣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闕鄉以備潼關十一月丁酉有星孛于天市垣丁未流星晝隕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璈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卽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宋紀

理宗三

九

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邪擲書不受璈夫恐亟發牌印迂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蔡蔡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蔡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旣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江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蔡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蔡出與全隔濠立

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三

十

王青

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蔡亦力戰敗之王戊贈王青右武大夫蘄州防禦使乙丑以鄭清之叅知政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敷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丁卯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

謝皇后

也生而黥黑醫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

汲任帝卽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
選謝氏女謝氏止有后一人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
父擗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
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
后妃之祥擗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
已膚蛻瑩白如玉醫人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
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
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
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
益賢之帝禮遇日加時陳墳史彌遠之甥也上言乞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理宗三
士
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
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墳曰吾甥殆好名邪墳
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
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
嘉興府 是年臣寮請學校場屋命題試士並禁斷
章截句破壞義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六 辛卯一年

理宗四

紹定四年

金正 大八年 蒙古 太宗三年

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

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

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

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

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四

一

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

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

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

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

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

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

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

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

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滄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蔡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四

二

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羃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蔡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二月丙子詔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路棗陽軍住劄 夏四月丁丑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謂鳳羽有金行省合達蒲阿逗迤不進金主遣樞

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

濡滯不降

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

赴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

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

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

奴戍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

谷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

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

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四

三

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

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

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垵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

安遂平國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

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金降人李昌國言

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

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

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

王旻
趙必勝
全子才

以明年正月合南并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歎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四 四

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方

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蓋殿師馮榭率衛卒力救之。唯知有相府而已。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于古。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

通鑑卷二百六十八 宋紀 理宗四

五

本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

高宗 避 汴 京 恐 于 不 遷 之 宗 無 當

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

義編修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

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
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按書郎蔣重珍
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
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
宗廟之事爲輕而以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
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
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
卽以宋昌領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
通鑑卷百六

宋紀 理宗四

六

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
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主而自朝
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
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
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
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
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

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

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員
外郎吳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
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
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闔官之竊弄威
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
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
不淫不泆使皇天后上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
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
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賤者屏回邪
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理宗四

七

人以為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
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

可息弭災為祥易亂為治帝皆不省 蒙古主將兵

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

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

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

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

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

三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

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潛訛

金草火訛
可死戰

金板子訛
可死諸

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奸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史臣曰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于陣而歿于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替御監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

桂如淵逃歸中軍統制張宣戰青野原有功詔授沔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四

八

州都統

戊寅以李璪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

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以高麗殺使者著古遣兵伐

之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武

節大夫忠州刺史加封立廟

蒙古拖雷攻饒風關

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各賜童關

符汝議定
我巳渡河
言不宛然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玉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
鬻妻子以養軍士今適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
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
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
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
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
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蒲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理宗四

九

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
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
山前列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
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
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
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
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
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
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
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

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會
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
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
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
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
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
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
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
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七 壬辰一年

理宗五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 蒙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

西兵馬幹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

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

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珙又躬平堰于棗

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入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一

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

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

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軍

壬辰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壬

寅新作太廟成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

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

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

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

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

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

西夏恤可

孟珙

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山等皆
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
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
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
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
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
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
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
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
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
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理宗五

二

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
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蒙古兵自禹山

之戰散漫而非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
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
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
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
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
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三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
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

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

金楊沃衍
樊澤張惠
死戰

金合達死
守

陳和尚死
節

蒲阿死節

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
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
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
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
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
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
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
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
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
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三
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
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
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
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
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
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
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
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
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

之金之徒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二月癸

丑帝謁太廟 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

省閔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

百官馳入陝旁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

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

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

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

同華閔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

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

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四

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

驅至陝兀典發閔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

入太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

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

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餓於是

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閔

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遂被殺 蒙古取金

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

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

不爲左丞相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衝曰古來宰

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

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

書左丞李巖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張滿

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六

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鞬鞞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王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

之。道即延熨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上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
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
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
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
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
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
渡燒其砲座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
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
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
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九

七

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已上火點著
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
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
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
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
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
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
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
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

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

散屯河洛之間。叅政赤蓋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恩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月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事。白撒恇怯無能。

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八

金元好問

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寧府，辭不拜。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淫，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第大聲囚赴訴，死於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而死。豈不上干陰陽之和。

馮杰究

詔都大坑冶魏峴罷職 金汁京大疫凡五十日諸

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

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

國用 六月金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

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蒙古國安用率

兵入徐州執王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丁酉以吳潛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

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

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而總帥劉安國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五 九

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

魯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

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

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

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

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誓盟諸將皆散去安用

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眾僧奴自通于

金眾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木至

眾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

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

蒙古唐慶等

蒙古阿木魯駝國安用降金

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
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
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
迎使者監于州解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
意頗順明白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
予向隨鞬靽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
夾擊此時鞬靽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
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
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
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

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十

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
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
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
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
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金恒山公武仙等
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
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
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
古兵卽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
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

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眾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為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已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泉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九月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通鑑卷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十一

便疾苦以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高

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眾入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軍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

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

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

大夫內族合周復覲進川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

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

金括粟速

金買進士

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

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

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

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

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

中或白于李蹊蹊輦蹙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

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

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

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十一

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

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

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

李大節救免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金盱眙

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爲昭信軍蒙古拖雷卒拖雷

生六子長蒙哥次木兒哥三忽覲都四忽必烈五旭

烈六阿里不哥金以汪世顯爲鞏昌便宜總帥初

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

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救之軍餉遂足金

主以忽斜虎爲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

固守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十一月己巳喬行簡累疏乞歸田詔不允帝論當時高士累徵不起者史官李心傳以李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術行義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十三

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一致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在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賜許之用安卽日收從宋六

冠而陰通于金糧之卒多流亡 十二月壬午皇太

后楊氏崩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

小人縱有蠱惑于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

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

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謫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五

十四

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

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

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嘗加警

省 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楫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

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的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始合遂以
改金今又
舍金以攻

之往報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汴京糧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金人守汴尚有特行計畫不比宋汴之一或言設欲入鄧蒙古

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

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速不臺則

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

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

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

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五

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願

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

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

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

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

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

承邪衆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

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

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

蔡攸叔申樞副兼知開封習厚何不裏城四面都總

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
崔立北面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罷
血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閱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
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
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
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
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
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
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
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六

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
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
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
將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
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
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
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
而經略河朔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
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

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八 癸巳一年

理宗六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春正月己酉以趙善湘為

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戊辰史彌遠加食邑千

戶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

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

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

道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一

金賀都喜死戰

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

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溫麻岡遣

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

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

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弃軍東遁元

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

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

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

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

金主奔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答失不

招之不應

敗不相聞

金師渡無紀律

金入歸德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
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
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
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
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
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
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
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
器物皆煮克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二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
性淫姦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
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
民間皆謂國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
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
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
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
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
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

公坐見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宋相倖免
多矣

立衛紹王

元好問不
終

愚哉何滅
宋諸丞相

金王若虛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中及左司郎中納合德
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
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井
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
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
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三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目亂數人猶以爲不
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
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羣小附和
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
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
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
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

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

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於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蒙古圍金亳州。二月丁丑，以趙范爲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趙葵、秘書監兼侍講余天錫、禮部侍郎兼侍讀、癸卯熒惑犯東井。三月丙辰。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四

大雨雹。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

石盞女魯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旣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川本歸德小技，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斛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

宋人主亦
多有和解
事

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
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
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
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
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
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
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
主前金主擲所握劔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
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
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通鑑卷二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五

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
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夏四月壬寅葬恭聖
仁烈皇后于永茂陵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
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
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
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
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
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摺降立遂以太后王
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
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銜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

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通鑑卷二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六

受降甚難然亦看局勢不得全

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

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五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于柳。

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斛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斛之營。金主御北門。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七

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斛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叅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

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鑄蓮米四百

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

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

叵測因出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為無

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

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

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

寶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

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以

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宋紀理宗六

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

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

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

總帥烏林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

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

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

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

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

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竟墻蒙古以五百騎迫

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非面伸拗鬚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重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九

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字术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王幸

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十

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合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之。六月丁酉。以史嵩之爲

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秋七月

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
 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
 蹬沙窩崆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
 若破離金砦則崆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
 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
 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
 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
 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
 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牒以往珙料
 仙勢窮蹙必上崆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十一

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
 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
 十人弃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
 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止去珙曰進兵不可
 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
 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
 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
 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迫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
 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
 不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

金昌古論
黑漢死戰

其易宋驗
心粗氣如
此金亡可
券矣

復仇九世
豈効此兒
女子語也
宋家宜盡
分微備勿
犯於囚人
之一擊耳

蔡兒使王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

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

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馬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

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字本魯

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其兵所

以常取勝者恃其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

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

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佳代之塔

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壬寅朔日食辛酉經

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十一

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

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

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

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

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

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

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

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

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

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大于

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徃徃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非兩軍以攻具薄城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三

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琪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琪與塔察兒約南非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琪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琪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酒再行謂

日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字木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十四

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徃徃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

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
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
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爲樞
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叅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
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
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
昭信節度使克禮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
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字同叔鄞
人浩之子也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
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五

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
終其身 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
禧觀梁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旣而臺
臣交劾莫澤貪淫忤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
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
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
旣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
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

天下快之。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時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曾從龍宣繒免。進魏了

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去

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繁若白黑。上讀之。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

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

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

二語不可
無一否則
有重臣市
其重親臣
而其親者

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
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
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

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
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
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
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
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
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

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宋紀 理宗六 十七

定論

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
始之意帝嘉納之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
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
之耻以復中原 十二月庚辰以薛極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極與胡榘聶子述趙
汝述在史彌遠當國時用事時人謂之四木故罷樞
密封毘陵郡公 戊申洪咨夔言資政殿學士提舉

袁詔趙善
湘不終

洞霄宮袁詔仇視善類詔附彌遠詔罷祠祿又諭趙
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奸失江淮荆襄蜀
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

皆落職與祠

胡頴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

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天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做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頴至廣東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六

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九 甲午一年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

直言舉賢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為監

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

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 秘書郎蔣重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

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

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

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常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

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

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

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實 丙午詔趙

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 戊申孟珙同蒙古

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

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

不自家事
以積精研
悟宜三
復

鞞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而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二

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鑄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弃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

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汝軍十五
皆皆死餘

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术魯小婁室
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
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
城門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
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
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
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
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
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三

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
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
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
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
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
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
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

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奔厥本
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
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
社稷哀宗無愧焉。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
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
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
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
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四

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字木魯中婁室夾谷九住
等送款請降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
奉兀典爲丞相中婁室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
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
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上親政之始斥
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詔事權奸黨
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
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
故者許令歸葬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金用安死

三月己酉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似道涉之

游妓游湖
是似道行
徑士人戒
諸

以他胃之
首易哀宗

之骨積雪
中國積財
此亦理財
崇儒之報

洪咨夔直
古之遺直

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

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

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

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

巖之武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

大用也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祗候

林拓詣洛湯省謁八陵 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

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

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

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

通鑑卷二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五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

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又復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

莽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

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

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

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

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完顏守緒骨于

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

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

不知所終
是天不殺
之也

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
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
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
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
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後謀身
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
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六

之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
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
譽引用非類詔並落職放罷 五月丙辰以趙范為
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 左司郎官李宗勉面對言
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
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
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
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
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
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

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
克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
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
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
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以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
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
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
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
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
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七

動用兵未晚 召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

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

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願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

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爲

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

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

橫歛軍怨於措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

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

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

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

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聞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丙寅，詔黃幹、李燦、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復元資以勵士風。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戊辰朔，鄭清

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座右銘也。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八

從龍叅知政事，鄭性之僉書樞密院事，陳貴誼兼同知樞密院事。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母招謫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

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

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

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

有益惟虚心納善若决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已卯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濟

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

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

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惇頤程頴程頤張載

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為

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九

西閩廣間與盜鍾全相結其勢甚熾樞密陳韡帥江

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

塹斬木塞涂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

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

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

宗勉治台齊各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

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瘵非曰能之遷國子司業徐

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資格資格

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 癸

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許應龍

御盜
陳韡

齊敏

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募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通鑑卷二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十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菴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

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

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

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

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

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

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違恤

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欲驅

之非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

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

常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

之憂渠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

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

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

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窟伏山

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

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

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

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

人勇而能闢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

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

邊之弱亦
坐此

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撥籍
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
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
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
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歲千金
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
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
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

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

通鑑卷二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十三

則無事。力國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
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
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
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
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
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
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
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
說。皆不聽。淮西總領吳玠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
南。不可輕易。金人旣滅。與非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

坐邊臣以
誤國亦所
不服

余李伯淵
等

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寔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矍眇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郤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符然亦一師一。無謀一計。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

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勳立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七

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旣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全

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甫

赤莽不計
軍備

激變

空城無食
大水灌軍
營日助寇
今日助蒙
言代入自
戎捕賊

泗趨汴以會之蔡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
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
未集對蔡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
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
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
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
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湯迪至城下城中寂
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底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
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
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十四
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有立黃紅涼
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
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
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
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
氣 八月朔且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徐敏子與
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
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
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次
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

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閘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迺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

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

通鑑卷二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五

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隆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勤停自效 巴西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

言今承其弊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弊帝嘉納之 詔進士何寔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

補經筵授上文學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

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

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七

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辛

卯陳貴誼卒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楫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仲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袁詔卒詔字彥淳

慶元人卒年七十七累贈太師初詔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聽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

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削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生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韶。薛極卒。極字會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七七

之常州武進人。父抗。知寧海縣。有惠政。極以父任。補上元主簿。舉制科。歷官樞密使。加少保。和國公。論者以其與史彌遠無忤。有異議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明賜進士第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文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 起乙未至丙申凡二年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 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

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

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屯黃

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

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

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

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俸浚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

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

二砦以居諸軍 辛酉遣程芾等為蒙古通好使

二月蒙古和林和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

宜厚蓄不
宜輕動珙
對語與行
事俱佳

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乙

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
書解並補迪功郎 乙巳以真德秀叅知政事以疾

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息民講武
上嘉納之 夏四月甲子詔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

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簿
錄其家 五月乙未雨雹軍民交閼 御前諸軍都

統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 甲辰真德秀卒德秀字
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疾亟時冠帶起坐神爽

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二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

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
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

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
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

後學有賴但初爲濟王宮教不顯諫豫防以杜奸萌
顧委之而去迨後雖嘗一訟其寃亦未若鄧若水之

力春秋責備賢者蓋不無遺憾 六月戊寅以鄭清

之喬行簡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已卯葛洪罷 庚

辰流星晝隕祈雨 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

赴闕爲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旣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漢見下寬大之詔而民皆受惠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三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費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弃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早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歛剽竊

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_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賜禮部進士四百五十四人潘昉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如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四

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昉語最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

無逾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凱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

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閒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已丑熒惑入太微垣蒙古主命子闊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六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辛丑流星晝隕丙午太白入東井庚申魏了翁上十事不報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弃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關而還閏月丁亥

全子才劉子澄坐唐州之役弃兵宵遁子才謫居衡州子澄謫居瑞州八月甲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

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

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
勢莫安間者軍士蠢為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
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
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
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掎尅而飢寒不免困於力
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
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
故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
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
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七

徂故必罰朕不敢赦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時金亡郡縣
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
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
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
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闕端入蜀次于鞏
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闕端謂之曰
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
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闕端大悅戒其下秋
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

截嘉陵進趨大安關端資其糧械十一月乙丑以

曾從龍爲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僉書樞

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十二月庚寅命魏了翁往

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

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

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

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叅謀官趙善瀚

馬光祖爲叅議官甲辰曾從龍卒從龍字君錫晉

江人歷官知樞密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所至威惠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八

八

並行人皆稱之以余礫同僉書樞密院事改大理

司直杜範爲軍器局監丞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

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

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

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

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

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

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

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

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

了翁無此
才具如何
不辭

杜範

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弃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替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替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之

宋紀

理宗八

九

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

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竒功甚多至是闕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兵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八 十

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三年 蒙古太 宗八年 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罷天基節宴。詔勸農桑。賜安南國王封爵。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還。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

襄陽降蒙
古

趙范不終

李虎不終

博一空汗
城反奔一
襄陽

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韓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

為淮西制置使韓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 蒙

古從耶律楚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為額 三月

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

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

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

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樊襄陽城郭倉庫相繼

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

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

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

通鑑卷二百十

宋紀

理宗八

十一

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

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坐

失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

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

雖其去為是

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

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 癸丑下詔罪已時師屢為蒙古

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己詠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侂有大志精於邊防

以詔意訪之。萬國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
邊事宜。詠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
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鄰。速合謀成。破
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
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幣幣。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
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
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蒙

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八

十一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
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
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
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
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
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
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
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

蒙古忽都
虎

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
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

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六月己亥。洪咨夔卒。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進退。不苟。歷官端明殿學士。癸卯。熒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十三

惑填星合于畢丙午熒惑犯填星

秋七月陳卓罷

丁卯以鄭性之叅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戊

辰御史杜範吳昌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官

李韶爲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韶奏曰頃同臣居言職

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

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

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

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

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

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

蒙古姚樞
揚惟中趙
復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岌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甲申雨血。八月丙戌。趙范坐失

襄城罪。再貶秩。建寧府居住。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捍禦。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

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觴欲阮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通鑑卷一百十。宋紀。理宗八。十四。

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上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九月辛未。有事于明

堂大雨震電。乙亥。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壬午。御前諸軍統制

曹友聞曹
萬死節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

聞帥師扼僊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火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嚼枚突陣會大風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八

五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渟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彡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有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彘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封陳日嬰為安南王。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犇過和州為淮西聲援。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燭照江數十里相接。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理宗八 六

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略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是歲安南來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八

十七

09955

